周易說翼

刻涇野先生五經說序

戊戌八月望

自漢唐來挾策習文字號儒家者焉求歎恨不生聖人之時得從聽其言今遺經非聖人言或當時親炙之徒所傳與所得聞夫非是與遺經在前而又歎息求所謂言惑矣是故六經君大都然由入之道則不必同要之適國諸說經家雖所由入言人人殊然抱遺經出所自得不愧稱明經士今人應科試乃不然業一家題[illegible]

硜守之不得旁及雖勦說雷同漫不省厥頤猶日歎不聞聖人之言是餔糟粕者惟之酒味頤安所從得哉予刻涇野先生經說傳業經家得茲意毋勦說雷同求所自得辟諸達大都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奚啻云足乃所由蹊徑東西夫誰與問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此之謂也

嘉靖癸丑冬十月朔門人江左謝少南識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之一

乾

官問卦之畫者何曰自十一月至四月乾之畫也自五月至十月坤之畫也故乾坤之畫一歲之月數也其策一歲之日數也故六九而天下之隱事畢矣六六而天下之陰事畢矣

資始流行言元亨矣又曰乾道變化以下不亦復乎曰性命太和於流行雖已有之然言各正保合則以見利貞也夫元亨利貞豈有二理者哉猶聖人使萬國咸寧者不外乎時乘六龍耳故子夏曰元

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

乾何以自强不息也曰君子不動而敬以存性也不見是𤍠以知幾也不賴乎力以尚志也不違乎時以盡神也不易乎道以歷變也知斯五者則天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潛龍勿用何以陽在下也曰君子大其學而后試相其時而后動得其位而后行察其幾而后諫是故小學而大用其用匱遠時而妄動其動蹶位卑而舉重則不勝失幾而强言則不信

二五之利者何曰臣之就君以行學也君之養臣以

治世也二五之利以德相遇也夫君臣以德相遇而民不康者鮮矣其利孰大焉

詔問君子終日乾乾何以反覆道也曰君子一念不誠不仁而不可為也一時不誠不天而不可為也故君子知德爲至也而忠信以至之則獨知之幾無人能與矣知業爲終也脩辭立誠以終之則事理之宜無入不得矣夫反復道者猶天運之不已乎三何以獨不言龍曰龍有亢則無不中正三不中正也故君子以求之耳君子其猶龍乎四之躍初之潛上之亢龍皆中正耶曰四以勢言初與上

以位言各有當也若王輔嗣謂乾乾夕惕非龍德
者則過矣
或躍在淵何以進無咎也曰有聖人之德矣猶詳慮
而後行之謹也又何咎乎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
時
飛龍在天何以大人造也曰言大人之作之也於是
乎命自聖人而立矣是故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
動斯和其龍乎而人莫之知也詩曰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橫渠張子曰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
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君

位而曰天德不曰大人君而曰造

亢龍有悔何以盈不可久也曰夫子不云乎易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用九何以天德不爲首也曰天德爲首則與物敵矣

是亦一物也故君子大剛不剛而天下畏大用不

用而天下服大善不善而天下慕故用九者不用

九也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

長若王輔嗣謂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

與者是以利言也

鸞問君子行此四德何以見故曰乾元亨利貞曰此

仲尼言天人之一也言卦所謂乾元亨利貞者雖天道也實為人事言之耳故君子而行四德卽乾元亨利貞矣君子猶乾也此謂易之本義發端乎乾六十四卦皆可通故程子曰行此四德乃合乎乾也

潛龍勿用下也

以下何曰言人道也陽氣潛藏以下不亦瀆乎曰言天道也君子之盡人道凡以師乎天道耳故孔穎達曰前言六爻之人事後論六爻自然之氣也

乾元始而亨者

以下何曰言四德一理也是故或別

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是故乾元始亨言亨即元也其利貞即乾元之性情也故乾始即能以美利利天下則亨利貞者非乾元之外又有物也故剛徤中正純粹精之七言以贊此也六爻以明此也故聖人乘六龍以御天通其變使民不倦雲雨之比豈其然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以下何日前云者自各爻而言之也各爻而義足矣此言其序而統於五也故初九言未成也未成者未著也九二言進德也三四言歷變也至九五則其德大成矣若夫進退存亡得

失之間未知其權而亢焉亦非聖人矣故曰君子
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進退存亡得失之
謂何曰由其處己也進退以位言存亡以身言得
失以祿言由其行政也進退以人言存亡以財言
得喪以土言

坤

顥問坤利牝馬之貞何以言地類也曰女子未嫁者
不稱婦言未有夫也有夫而後稱然者輔乎夫也
民之未仕者不稱臣言未有君也有君而後稱然
者承乎君也以此為訓夫猶有惟婦言是用以為

有篡弑其君者牝馬之貞地不可以先天蓋言順
也故東北雖喪朋乃有慶也
坤何以厚德載物也曰麟鳳虎兕雖異性矣然而並
產於山林松桂荊棘雖異用矣然而並生於林麓
故君子之於善人也樂之如其有功也則又賞之
其於惡人也誨之如其傷善也則斯其罰之故賞一
善而天下之為善者衆罰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
孤物其有不載乎物其有不載乎
馴致其道之謂何曰屋漏之或愧市朝可得而肆也
宮壼之不肅夷狄可得而致也履霜堅氷言君子

以漸而為著者也

官問敬義立而德不孤者何曰君子敬其身以直心則綦慢遠而内無淫思君子義其心以方事則權衡定之而外無妄舉有不為為斯順有不動動斯化何孤之有乎

時發及智光大者何曰言不居其成功而有終也是故君子之不言非因寵言之不足以成務也君子之不行非忘國行之不足以敦化也是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

愼不害者何曰近君之臣而發有逆口之不得而

咎且至矣可不愼乎詩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其時乎其時乎

文在其中者何曰文也者理也中也者至中之道也中而理斯順諸天下矣故黄中通理足以立天下之大本正位居體足以止天下之至善蓋進至於中則無餘理所止之位各得其體則無弗正矣程子曰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盡言者其義深矣

道何以有窮乎曰陰道之窮也奚戰乎曰不窮則不

戰其能敵陽乎曰當是時也陽方微陰已極玄黃之血宜乎其然也陽何以備之曰其在履霜之前乎亦已暮矣此劉絢所謂頻復不已至於迷復春秋書翬帥師會伐鄭慶父伐於餘丘之意也

屯

保之問也既勿用有攸往又何以利建侯曰建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不可往當其人則可往

屯何以君子經綸曰時難而民志未定故可創制度以一之也苟且而取具焉后世則難改矣是故井田不立兼并之難制也肉刑不立獄訟之滋煩也

鄉舉里選不立賢才之𢝍冑也中世之主更之則衆駭襲之則民困自漢至元末之能行也故屯曰經綸經綸曰君子夫經綸者治絲之事縱横有法君子者成德之人體用咸備

初九自建侯可乎曰此蓋占得初九者利建他人以爲侯耳夫初也當得民之際言之則人聽行之則人從故可率衆利建人以爲侯也若謂已可建侯則叛逆之事不可訓矣然則畢萬之事非與曰辛廖之占蓋推及后世言也故輔嗣曰屯難之世陰求于陽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宜

其得民也

六二之難何以反常也曰言二之應五婚媾之常也乘初之剛則邅回不進而與五乖匪寇五之婚媾然初剛方乘而貞女慾期不汲汲于婚媾耳至十年始字是反常也故君子尚義而俟命相時而後動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求而往明者何曰六四昏人也能下求婚媾之賢以共政雖有不明亦可以獲明矣

施未光者何曰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名位無損唯其德澤有所不下故威權不在己欲驟

正之凶之道也故小貞則吉
上六何以不戒曰欲人之謹其始也始而不謹泣血漣如又何及哉
蒙
係之問亨行時中者何曰志應剛中不瀆者皆時中也然必養正而後可養正則得中是以亨也是故中可以兼正正可以至中張子曰人心多則無由光明蒙雜而著著古著字雜著於物故為蒙也
蒙何以果行育德曰啟蒙也夫山下之泉其行豈有滯乎泉中之水其德豈可測乎故君子於蒙以有

仁義也

初六正法者何曰此發蒙之機也過此後發桎梏必深矯揉斯難吝道也正法者正教也

子克家何以剛柔接也曰爭小忿則喪大和忘遠慮則有近憂見細惡則廢大善泥小利則破大義四者家之所以不齊國之所以不治也包其蒙如婦人之暗且納焉其剛柔交際以處之者至矣此忠臣孝子之心也

勿用取女何以行不順也曰見金夫而身且不順行也又何順乎故干祿之人不可以爲臣好利之徒

不可以為友德之所由敗國之所由喪也可不慎乎王輔嗣曰上九剛陽故稱金夫

獨遠實者何曰蒙而近實猶有惘焉而發之者蒙而遠實所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其誰與之不亦困且吝乎詩云取彼譖人投彼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故張子謂不愿不信蒙之失正也

童蒙之吉何以順以巽也曰順言乎其心也巽言乎其貌也言之則從行之則讓於天下其如視諸掌乎恃長而恥聞善養驕而憚從義雖聖人與居亦

無如之何矣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需

潮問需有孚光亨矣又何以貞吉利涉大川曰吉利涉大川即所謂光亨矣以正而信又何患難之不濟

需何以飲食宴樂曰君子處信以履順安動其危可立而至君子居正以俟時躁進其憂可坐而得若未有剛健中正之德而飲食宴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

利用恒無咎何以未失常也曰其經德不回之人乎

又何犯難以行之有耶伊尹曰恒厥德保厥位程子曰雖不正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雖小有言何以吉終曰其以衍在中乎當是時也過於退者謂我不絜身也過於進者謂我不濟險也然絜身則亂倫濟險則時未至是故小有言而不吉終者徧人耳

災在外者何曰榮者辱之對也利者害之地也小人見榮則忘辱辱至而不可辭見利則忘害害至而不可逃是故郊不能需則沙沙不能需則泥泥不

能需則血矣血由乎人我泥由乎人我

酒食貞吉以中正何曰中正之道既得雖以天下奉一人可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何以雖不當位未失也曰言能敬焉雖未當位且未失况上六之當位者乎此敬之德所以為大也

訟

書林問訟既孚何窒既窒何惕中吉既吉何又終凶既凶何又利見大人既利見大人又何不利涉大川曰訟非君子之事也故雖有孚亦見窒窒故訟

也既窒矣君臨事以求諸已又不為過言以誣人其窒可通亦吉也既吉矣君終極其事則凶然尤不可見乎小人小人者惟官惟反惟貨惟內惟來者也大抵訟危事猶大川也一涉于此害不可測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訟何以作事謀始曰在上者以德行政斯遠欺在下者以德處身斯遠爭有孚而見窒能惕而終凶知訟之無益也故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穎達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故曰違行

需九二小有言終吉曰衍在中訟初九小有言終吉

曰其辯明奚異乎曰患之來也非量不能容非明不能察兼斯二者其免夫在中必量言在始以明言

不克訟何以歸逋竄也曰其見幾而作之人乎又何戀于三百戶之寵哉不然躭祿而訟上其自取患乎自處卑約之訓非歟曰象止言歸逋竄而爻言邑人則知三百戶者二之先有者也夫三百戶豈爲卑約哉

食舊德從上吉者何曰言從在上之人也蓋剛明果斷視己爲高賢也詩云我心匪鑑不可以茹亦有

兄弟不可以據改云從上

復即命渝安貞何以未失也曰不克訟而復從其命非苟爲比也變而安於正又何失之有乎不然是阿諛之臣耳命非正理乎曰命君命也若謂正理則重貞字矣

訟元吉何以中正曰其大畏民志者乎行且無訟矣以訟受服亦不足敬者何曰訟至於受服且不足敬也訟何足用哉訟無受服之理極言訟之不可尚也

師

世寧問毒天下豈聖人之言乎曰剌病所以安身誅暴所以綏良然非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其能乎故衆正在常日言毒天下在行師之時言

師何以容民畜衆曰天下莫險乎水可以覆舟可以溺人惟地則能含之矣天下莫險乎衆可以克敵可以殄寇惟容則能聚之矣故君子養民于畎澮溝洫如父母教民以孝弟忠信如師保此省刑罰薄稅斂制挺以撻甲兵者也

失律凶者何曰臧者行師之名如弔民伐罪之類也律者行師之法如攻殺擊刺之制也不以律雖臧

亦敗而况於不善乎故曰有制之師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然則智莊子論乎邲之戰以順成爲臧不臧且律竭者何曰荀萿可謂知律而不知臧者也若荀林父者并律亦失之矣

輿師大無功者何曰古之遣將者閫以外將軍主之雖人君不得而與焉而况使衆人主乎輿師猶可說也宦寺之觀軍容監軍容不可說也撓敗師徒之訓非與曰若是則大無功者爲贅辭而凶字爲複出矣故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師用丈人長子何曰丈人積德厚而能服衆長子歷

事熟而能用衆也趙去廉頗用趙括是以敗績於長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顯允方叔蠻荊來威

比

顯問比吉矣又何以原筮元永貞無咎曰上下相比則邦寧而身安雖皆獲吉然上必度已之元永貞也斯能比乎民下必度上之元永貞也斯可比乎上是其比非苟合吉斯無咎矣王輔嗣曰安則不安者托焉火有其炎寒者附之

建萬國親諸侯者何曰萬國同視天下猶一家無

棄民矣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無遺賢矣故法之立也先建而後親恩之行也先侯而後國

初六有他吉者何曰言積誠之效也是故有孚言始交也盈缶言旣交也孚非有二物也交久而見其盈缶耳

不自失者何曰苟合者難一面與者不久失親者寡宗諂上者無身皆其自失也比之自內由中心以比乎上忠義明直先正其我矣其有不同且久者乎故程子曰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若張子言愛自親始人道之正者亦

通

匪人之傷奈何曰君比小人禍及社稷臣比汙君災及宗族士比讌朋辱及身心匪人之傷自取之也

外比於賢何以從上也曰聖賢君子其道在巳之上者也故濁於內比者爲徇巳爲從下樂於外比者爲忘私爲從上

邑人不誡何以上使中也曰親近者多恃寵而驕疎遠者率寡援而懼邑人不誡約亦知顯比矣前禽爲天下可知也甚所漸磨者多矣

小畜

潮問旣施未行何以亨曰尚往而行則亨矣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我者文王之自我乎曰文王而云我豈純臣哉我語辭不然小過六五亦文王之言乎

懿文德者何曰天不風雖有剛健好生之德不化也君子不文雖有純亦不已之德不變也故風行天表文見身外

義吉者何曰小人旣得高位必畜君子以爲恥也苟志不堅貶其道與之合豈惟有過將同受其

害矣初九進復自道正已而物正者何咎之有義吉者事未可知而於義當吉也

亦不自失者何曰承初而言也牽初而復與之同中道焉于天下可也中者相時而動不危言激論也

不能正室者何曰小人之訕君子之病也外夷之侮中國之隙也反月之事于妻乎何尤故君子務本

上合志者何曰言誠能協上以濟事也不然挾小人之術以畜人欲去血而出惕亦以難矣故誠

者動物安身之本也

不獨富者何曰程子曰小畜乃衆陽爲陰所畜之時惟九五中正居尊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且必援挽上下與之相濟富以其鄰也

有所疑者何曰有疑於前亦若君子矣是將待我而行賊也奚其征故曰陰疑于陽必戰

履

官問辯上下定民志者何曰履者禮也君子以禮埋上則上不僭如天之威而尊矣以禮理下則下不凌如澤之喜而卑矣及其至也日月星辰

序焉草木鳥獸若焉民志尚有不定者乎

獨行願者何曰慕外者喪志援上者踰節素履而往何所求於世哉知命與義者也故程子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不能素履以往矣

中不自亂者何曰在難而持其志居易而恣其欲人情耳當坦坦之時而以幽人之貞處之視富貴利達如浮雲耳其吉可知也

六三之象何曰宜行而妄作以當大位豈惟傷人亦以自傷故曰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

大君志剛也

志行者何曰近君而位不中正上下之所尤怨者也愬愬自懼以稱其位而不淫于富貴也非志士豈能然乎

夫履貞厲何以位正當曰德且不可恃況於位乎恃位則傷德九五剛健中正矣何以傷其德曰因所處而攺其德者多矣

泰

官問泰之象何曰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通其變使民宜之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裁成輔相之

事何曰彌綸度文為之跡損益因革之間非泰之時不能舉也人倫四時之說非與日此則自然者也

志在外何曰君子積學於躬待時而動有志於天下國家者也非拔茅連茹則不能以共濟故程子曰上進也

光大者何曰包荒而不遐遺者仁之容也馮河而朋亡者義之決也仁且義中行之道也非其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然必先仁而後義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

天地際者何曰此欲以人而勝天也故象曰艱貞

無咎勿恤其孚

中以行願者何曰其願中道以下賢而致治者乎

故以祉元吉

其命亂者何曰城復于隍恃泰也自邑告命保城

也泰極之時矜盛治則忘備務遠功則忽近見

亂而後救故貞吝子夏曰隍城下池也城之體

由基土培扶乃得為城不然必損壞崩倒猶君

賴臣之輔翼云

否

官問否之匪人者何曰言致此否者皆匪人之故也天地之否亦匪人之故乎曰三光虧食山川崩壞亦由乎匪人耳

儉德避難何曰知也夫子之栖栖者愚乎曰君子道其常聖人處其變未至聖人之地而欲為聖人之用鮮不及矣

志在君者何曰此聖人並生之心也初六苟改其邪心拔茅而貞聖人亦與其吉亨固不終較也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不亂群者何曰此可與立矣若君子喜小人之包

承也而不察卽沒乎其當矣其何以否亨詩云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有命者何曰夫四也當否之時居近君之位假君威以震衆行巳私以招權徼犯而中傷群怨而難言者皆其所爲也若是身且不保況疇離祉乎苟動守君命合乎大道則可以濟否而福群賢天下信之其志可知也天命之說非與曰君歸諸天命則不可言志行又豈君子待否之心哉

位正當者何曰言有大人之德而又位正與之當

也故位不足則不尊德不足則不信德位兼備而又有苞桑之懼斯不可休否乎

同人

顯問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何曰文明則不言而信健則不行而至中正則不約而應程子曰同人者天下大同之道聖賢至公之心也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

君子之貞
類族辨物者何曰族有邪正也類其族而不仁者
遠物有善惡也辨其物而暴政息
又誰咎者何曰言在門內則有私矣故親仰昵則
疎遠忘分內外則可哇立出門同人四海皆兄
弟也又誰咎
安行者何曰小人見善則必嫉善至則無間可投
四夷窺夏則必侵夏實則無隙可抵故君子防
意如城
困而反則者何曰尚勇不終而歸于讓求利不遂

而歸于義雖非君子之純也比干死于勇利而
不悔者有間矣
同人中直何以相克曰以先直而不遇故相克耳
若夫致于奸讒與賢者疎遠至亂而不敢動者
可謂先笑而後號咷矣噫
大有
顒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何曰甚惟剛明之聖人
乎是故非至明不足以察天下之善惡非至剛
不足以行天下之賞罰此奚異於天哉故巨[illegible]
嗣曰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矣司馬公曰柔而

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
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
初九無交害者何曰大有之時人所易忽耳詩云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積中不敗者何曰毅也素有材力也大車以載弘
也弘而毅於天下無難矣詩云終踰絕險曾是
不意
小人害者何曰張子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
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遠故小人弗克
明辨晢者何曰言知幾也書云滿招損謙受益詩

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其訖皆矇彰之意乎
六五既信以發志又何以易而無備曰人心險於
山川禍患生於所忽

謙

官問君子之終者何曰言有君子之德斯能謙而
有亨不然則雖謙也尊而不光卑而可踰矣
裒多益寡者何曰此夫子懼人之謙而不知變也
故宜謙而不謙者為寡不宜謙而謙者為多益
平施之謂乎觀此可以知一貫矣
萬民服者何曰王輔嗣曰復得其位群陰所宗上

承下接勞謙靡懈是以吉也
不違則者何曰君子以謙事上則上不以爲侵也
以謙處下則下不以爲陵也無不利撝謙上下
之心皆爾安矣其知則乎
征不服者何曰記不云乎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
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張弛之意也此之
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鳴謙志未得者何曰惟志未得故自聲其謙如文
能征邑國焉已私去而志可得謙不必鳴而人

自信矣六二鳴謙亦自聲乎曰六二中正惟自然耳以謙有聞之說非歟若是則當云謙鳴也且于鳴謙之體亦礙故程子曰積中發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

豫

九儀問豫何以作樂崇德曰周茂叔曰三剛正九疇叙百姓泰和乃作樂焉夫人心未悅則雖奏以成英韶濩祇滋帝之怒耳故鐘鼓非樂也

志窮凶者何曰程子曰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其志意滿極至發于聲者輕淺如是必凶也

以中正者何曰朱子曰上下皆溺于豫二獨能以
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
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也
志大行者何曰君子之得位也上使君樂得其道
下使民樂得其所斯其志也然必勿疑朋盍簪
者斯能致之不然四以剛而近暗主其能免乎
中未亡者何曰體肥而中心亂者死症也體弱而
中心存者雖有疾恒不死矣滋之以正疾且瘳
焉又何外寇之懼侵程子曰柔弱不能自立之
君受制于專權之臣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

亡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

隨

書林問隨元亨利貞何以天下隨時曰君子以從道也天下莫大于時時不外於道道不外于元亨利貞穆姜之言其知此乎故易非謂卜筮

嚮晦宴息何曰澤中有雷將以時發也嚮晦宴息將以時行也故君子語默動靜如陰陽晝夜

從正吉者何曰官有渝而不貞所主以為變而隨者亦非也故出門交有功不失者存在我之正

也官有渝貞吉者擇在人之正也程子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猶惡也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張子曰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

弗兼與者何曰為善而不去惡善亦不進去惡而不進善惡亦不去矣既係小子而能復得丈夫者未之有也

明功云何曰其子思所謂著則明明有乎在道以明人且動而變矣何凶之有苟於道未誠誠而未

明雖隨有獲人不信矣何功之有程子曰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唯守誠積于中動而合于道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之過

上窮者何曰程子所謂周之王業亨通於西山時也亨之訓如何曰周室祭岐山恐未爲王

蠱

九儀問天行云何曰事不謀始蠱之源也事不慮終蠱之流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慮始終而究

之鮮不合于天道也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嗣輔之訓其殆是乎辛丁之說非與曰何新巧乎何新巧乎

振民育德云何曰山下有風舊物雖壞而新物復生君子作新民之景也育德非治己乎曰非有德之人其能振民以育德哉

意承考者何曰忠臣孝子之事君父也伺其小疵而救之况覩其迹乎察其邪思而止之况殞其名乎事已僨而后諫名已敗而后言其事雖濟考之志已傷矣知忠孝者其不為也禮曰視于無

形聽于無聲張子曰處下不係應乎上婦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然亦危以柔巽故終吉也

得中道者何曰子幹母蠱其因時制宜而巽以行權乎左師觸龍為似之若肆剛直于暗主祗見其尤耳惡能有濟哉

志可則者何曰君子之道使萬物各得其所也直不苟於進退耳故蠱之上九聖人與其志不與其道

臨

詔尚消不可久者何曰大亨以貞雖天之道也然

八月之消亦天道耳易其謂君子謀者深矣故
程子曰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
能戒于盛也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
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
也
象云何曰惟教能容乎民猶地能容乎澤耳是故
君民之上下猶地澤之尊卑程子曰無窮者至
誠無斁也
志行正者何曰陽德在下四自求之感之以道非
爲諂也偏臨之說非與曰卦惟一陽則可言程

子曰感感也

未順命者何曰六五柔暗之主其命未必皆當也如九二舍我所學以從之豈曰感之以道哉故孔穎達曰斟酌事宜有從有否也

至臨位當者何曰此其心可謂樂善好士之至矣無他技者斯人夫

行中之謂何曰此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君之智也與用術力者異矣

志在內者何曰其心之所存者深乎非人之所能知也古之人有行之者陳寔之處張讓管寧之

居遼東是也

觀

詔問神道云何曰中正而誠耳天與聖人一也是故中正而有孚顒若即神可格矣天下有不服乎

省方觀民設教云何曰聖人以盡神也是故觀盥而不薦者聖人之體省方觀民者聖人之用

小人道者何曰聖人在上而童觀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亦可醜者何曰伺隙而讒賢投間而惑主斯其人

貞妾婦耳烈女貞婦不願爲之班也丈夫不假言矣

尚賢者何曰斯時也上有好賢之主下無妬能之人所不尚慕以為賢者不才者也周史筮陳敬仲之生如何曰雖有之亦偶中之言耳

觀我生何以觀民也曰明民為五之所生也我生皆君子爲天下化中矣斯無咎六三亦爲觀民乎曰民亦臣之所生也三視民之善惡以爲已之進退耳三四所進有近有遠故所觀有上下惟上九無位則觀已之生耳故變我爲其也

志未平者何曰傳不云乎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其生雖君子其志猶以爲獨善也
噬嗑
噬嗑何以利用獄曰程子曰凡天下萬事所以不
和合者皆由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
間有離貳間隙者盖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
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
柔得中以上行利用獄者何曰溫良長者而所處
得中復有高明之見其於折獄何有若暴悍之
人肆其聰察則民不獲其情矣

官問明罰勑法者何曰電天下之至顯也雷天下之至威也電不雷爲玩民雷不電爲罔民明罰勑法雖有暗昧強梗者無弗去矣

柔剛者何曰去惡不嚴是長奸也克已不力是習欲也夫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没其鼻根株悉援矣於咎何有書云除惡務本

位不當者何曰身正則民不令而行德明則訟不聽而無腊肉遇毒豈其民之罪哉我不中正耳然腊肉不可不噬也故小吝無咎

利艱貞吉何以未光也曰噬乾胏必得金矢剛直

以為斷斷其人固已不能大畏民志矣
貞厲無咎何以得當也曰既得黄金以中斷而又
守正懷危以防之則足以變其位之不當矣又
何乾肉之難噬金矢黄金非鈞矢之説乎曰欲
訟先納黄金三十斤世無此富人法無此先王
貧者又何辜也

賁

保之問天文人文云何曰柔來文剛坤入于乾剛
而以柔行之則弗拆故亨也剛來文柔乾上于
坤柔而以剛飾之則不廢故小利有攸往小者

陰也柔也地類也文明以止則錯綜經緯[illegible][illegible]
有條而止于至善其亦天文乎
賁之象云何曰山下有火明而止也敢於折獄則
有未明民情而妄刑者豈明止之意哉
義弗乘者何曰程子曰君子脩飾之道守節處義
其行不苟義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所
羞而君子以爲賁也
與上興者何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與高賢在已上者而與起固不可乎
終莫之陵者何曰適意之地易喪所守合志之徒

易溺所好永貞而處二四之間賁如濡如亦何傷乎

六四當位而疑者何曰三爲之疑也匪三之寇翰白而豈有不遇初之婚媾者哉終無尤者邪不勝正耳注曰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也

六五之吉有喜者何曰六五才弱而心虛賢者享儀而不以物丘園之英有不輔以成治者乎喜而后可知也

剥

保之間既不利有攸往又曰天行何曰能尚消息

盈虛順時而止雖不行猶行耳是故不冬不春不夜不晝天道也不語不默不出不處人道也天人之理其究一也

剥象何以言上下曰言上下一體也故下剥則上危

滅下者何曰滅其下則君之足折矣此小人防賢之始也

未有與者何曰程子曰言君子未有應與徒與也不然不至辨矣張子曰雖陰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剥陽爻徒用口舌間說力未能勝故曰

未有與也然志在藏陽故亦云蔑貞凶也

上九之象何曰碩果在上而不食將以復生也君子得輿而民載將以求生也彼小人者終何用哉

復

挨問臨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何曰此聖人扶陽之意也於其去也以月言遲之也於其反也以日言速之也七日猶八月耳猶曰七月之日八月之日也月陰言也日陽言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剝之

時豈無此心至靜之端而始見也張子曰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即生更無先後之次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也

閉關不省方者何曰善方生而遽撓之以物方寸亂矣閉關不省方其所養者固也既曰先王又曰后何曰言下則商旅不行上則君不省方皆先王體復以垂治也

以脩身者何曰如知知戲言之將出也緘其口而不發如知知戲動之將舉也禁其足而不行如知知邪

念之將興也制其忍而不肆夫有失而後悔不失何悔之有程子謂顏子無形顯之過者其是乎故元吉

義無咎者何曰惟其頻失也足以殞身而喪名亡國而敗家惟其頻復也則昨鳥獸而今聖賢夕桀紂而朝堯舜美足以蓋其愆也故無咎

以從道者何曰其始陷于群小而不知中行而見賢人焉其志勃然而興應矣當是時也偕儕輩以同征有墮陷阱者焉有入荆棘者焉而已獨坦然於周行之上矣是以君子慎所交也詩云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

中以自考者何曰其復也久而不改深而不露斯豈外人所能知哉惟中以自考耳如有未敦其

無悔乎

反君道者何曰君道貴明也昏迷不復凶可知矣故行師大敗十年不克征也昔鄭游吉聘楚而歸謂公孫舍之曰楚子將亡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所謂迷復也未幾楚子卒若吉者可謂知占矣

无妄

繇問無妄之往何以天命不佑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在無妄而往則入于妄而匪正矣匪正則違天命天命豈順我乎其何以行之哉

茂對時育萬物者何曰其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乎可與窮神知化矣

未富者何曰君子口無擇言非欲其人之悅也而人莫敢或議焉身無擇行非欲其人之感也而人莫敢或違焉是其不耕不菑無所為于先不穫不畬無所冀于後也斯人也而不可以有所往哉

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何曰六三之位不當可其在闤闠之間市廛之際乎程子曰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不可試者何曰君子存誠則邪自閑舍誠而逐邪邪斯為敵君子舉直則枉自錯舍直而攻枉枉斯為仇是故干羽舞而有苗格碩膚孫而管蔡

訣

九儀問窮之災不見有入妄之意者何曰但以當无妄之極處至高之位遂自信而旁若無人夬行而不復審處故有眚無攸利也

大畜

能止健大正者何曰程子曰人之蘊畜宜得正道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

潮閣畜其德云何曰以天而入于山其理尚有所遺乎以山而包乎天其學尚有所缺乎夫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誦說而已也蓋入于耳通于心

傳于人有諸已也不然以非為是以虛為盈矣故曰無此不足以為德有此不足以為德有而無焉斯德矣

不犯災者何曰樂進而不知阻貪利而不知害小人之道也初九剛明有廣利已可與知變矣蓋審進退存亡之幾守禍福吉凶之介者也

中無尤者何曰道以公一而極學以中而成其中在行白馬翰如不為寇其中在止與脫其輹不為遲故仲尼有援淅而行子騫有汶上之在夫既說其輹矣險不能以軸金不能杙輪而與中之

物固自如也

上合志者何曰燕朋逆其親燕辟喪其志故君子慎所交也夫良馬稻逐則其進無疆日閑輿衛則積中不敗而器械嚴明不亦可徐乎詩云終渝絶險曾是不意

六四有喜者何曰治下以事上者童牛之牿下無頑民矣有不獲其上乎程子曰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尤備也

六五有慶者何曰君子以力制慾慾蘊機以氣制

怨忿益張以利取士士益卑以兵彊盜益橫故君子之治已也明理以制欲思難以制忿其治人也身道德以率士先教養以彌寇其猶豕之牙乎

道大行者何曰上九積久而盈蓄極而通可謂萬物皆備於我矣當是時也乘雲而往鞭風而行輪日月以周遊鼓雷霆而歷覽其在天之衢也其諸旁蹊曲徑皆不足道矣

順

潮問順貞之吉何以觀其所養及自養也曰觀其

所養皆忠信重祿皆正人則天下治觀其自養
者言語飲食皆正道則君德成然必先自求口
食而後能養賢也故卦辭云云所養非養己之
道乎曰以二自字觀之知其為養人也
頥何以慎言語節飲食曰言語慎則有以正天下
之令而民性復飲食節則不至耗天下之財而
民生遂此君子養正之為大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者何曰六三拂頥之貞則上而
竊君之祿下而剝民之財何所不至哉斯人也
當其時自以為得志矣其終何所利乎孔穎達

曰養上以諂媚則于正道大悖亂故見棄也

顛順之吉何以上施光也曰在初九則為枉己而徇人舍義而趨利故雖有剛明之才如靈龜然亦不足貴也在六四則為舍己而從人以貴而下賢故雖有耽逐之欲如虎視然尤見其光也上下異位取舍異用易其通矣乎

居貞之吉何順以從上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于六五見之矣儀曰六二顛頤拂經何以凶曰在六五而順上九為貴德尊士在六二而乘初九爲凌賢懷善

由順厲吉大有慶者何曰知天下由巳以養也正身以格君心者危言危行而無一時之或安求賢以及萬民者握髮吐哺而無一事之或寧故慶也張子曰由順自危然後吉者下有衆陰順從之慶利涉大川蓋養賢然後可動耳

大過

書林問大過既本末弱何以又利有攸往亨也曰當過時之事非有過人之材者不足以濟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過人之材也又何棟撓之足

患

大過何以言澤滅木又何言不懼無悶也曰在地
之物莫高于木以澤滅之則足以懷山襄陵矣
在世之靈莫高於人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而
過之則足以超羣出類矣不懼則非諂俗無悶
則非計名程子所謂天下非之而不顧舉世不
見知而不悔者也一如未有遯世獨立之行而不
懼無悶是妄人耳

柔在下者何曰白茅亦柔物耳故君子懼其自用
也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懼其無本也必
資於事父以事君資于事兄以事長

老夫女妻何以過以相與也曰言其相與之過非常夫婦之所及也故在難之君而獲撥亂之臣其情甚於魚水起家之父而遇克家之子其心通乎鬼神是枯楊而生稊剛而能柔兮言之雖各過合言之則其中也

棟隆之吉何以不撓乎下曰為善而阻于邪言則不足以道遠輔世而惑於小人則不能以任重夫下也者卑佞之徒也是以君子深惡夫初六焉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何可久亦可醜者何曰舍忠信而惟事巧言令色

蘗老成而惟任詞人墨客其枯楊生華老婦士夫者乎尋且殞身而喪國也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坎

鶯問習坎何以言維心亨曰當險之時身與天下國家之亨不可得也剛中在內故維心亨耳雖然以此而行脩齊治平亦可必矣故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儀問設險云何曰設險如天使尊卑之分稟不可犯設險如地使經緯之限截不可逾其惟流而

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乎

常德行習教事者何曰德行常則己私之險不能溺天理教事習則民心之險不能阻王化此君子變險之學與政也

求小得何以未出中也曰言中在內未出而用之以濟天下之險也故曰求小得蓋以無正應耳未出坎之中者非與曰象固是也張子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小得然居險中故未出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者何曰人臣之事君也文以虛

辭侈為大言是褻君也不量君之所能而任已所至以為言是閉君也褻則非誠閉則非明六四剛柔迭用惟變所適竭誠以發其志因明以通其蔽非有志於濟險者能如是乎樽酒簋貳簋句乎曰從小象

坎不盈何以中未大也曰如厥中高大覘四方如在其下也安知為之坎乎惟其未大也故亦在險內特未滿耳如加以祇敬之功存養擴充以起其中求賢以生以助其中則可以治周道之平九夷入欒是未至矣又何咎乎

離

九儀問離既利貞又何以畜牝牛吉也曰猶之脩身焉行順正之事耳猶之爲政焉養順正之賢耳然非明則不能也故力行貴致知安民貴知

人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者何曰君雖明矣而猶繼之以明臣則窮岩蔀屋之下鰥寡孤獨之輩舉無所遺矣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其大人乎大人者不自用而用人之人也世襲繼照之說如何曰能照四方乎當時者必能照之于後

世張子曰人患惰于博覽惟大人能勉而繼之也

履錯之敬何以辟咎也曰跬步之差終身之累也片言之諾百口之朝也當麗之始而不敬奚足謂之剛明乎敬之如何曰如擇主而仕見賢而友量時而動順理而言皆是也

黃離元吉何以得中道也曰六二離乎中道則上以格君者皆剛柔之濟而下以成俗者得寬猛之宜其吉有不元乎

日昃之離何可久者何曰不能貞而樂者則必死

而憂也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張子曰存吾順事没吾寧也其鼓缶而歌之意乎

六五之吉離王公者何曰六五廹於上下之剛而以麗王公之道處之斯吉耳苟不知憂懼自責而以權力術數如伯政焉其患可坐而得也故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王用出征以正邦者何曰人情麗久則玩心生玩心生則傲慢長傲慢長則寇戎興折首匪醜可謂仁義並用民安而邦泰此師之所以嘉也然非明以察為惡之大小剛以立行師之威愛者

不能也故常離之上九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之一